

追忆徐竞时老师

◎艾明月

徐竞时老师是我在老年大学二胡班学习时的授课老师,一位离休干部,一位德艺双馨的民乐界老前辈。二胡班结业后,在徐老师的引导下,我先后加入了由他组建创办的南通市长青二胡队、南通民乐研究社,十多年来一直追随徐老师学琴习艺,他是我晚年生活的良师益友。

在长期随师学艺的过程中,徐老师曾多次对我说,民乐研究社建社宗旨除了服务大众、回报社会外,还要在民乐理论研讨方面有所作为和建树,为弘扬、振兴民乐出力献策。徐老师身体力行,早期就写有《二胡入门浅谈》《音乐与健康》《弦式的拓展》等专著。徐老师长期从事业余民乐团队工作,对此更有着深切感悟和思考,他准备写一篇相关文章,并拟定了文章的立意和框架,邀我一同参与写作。此后,这篇文章就在国家级专业刊物《中国民乐》2016年第一期发表,反响较好。后来,我俩合写的几篇专稿,在相关报刊发表。我也被聘为《中国民乐》特约撰稿人。

自2014年起,徐老师和我约定每晚在QQ上定时网聊,聊天的内容天南海北、古今中外,其中的主要话题还是共同热爱的民乐,涉及国内乐坛的方方面面、本地乐事的林林总总。在长达近4年的网聊夜谈中,徐老师对我提出的乐坛不解之事、二胡技艺疑点难题等,都作了详尽解答。后来,我将网聊中谈琴说乐的部分汇总整理出来,编印成册,最终《清风明月谈琴录》得以出版。

多年来,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取得很大成效,我市也确定以每年5月10日为思廉日。几经思索,决定以《濠河水清莲更洁》为题,由莲及廉,歌莲颂廉。歌词写好后,就去请徐竞时老师谱曲。徐老师在早年创作了民乐合奏曲《濠河情》《秋霞圆舞曲》等民乐作品,有着较强作曲功底。徐老师根据歌词,确定用民歌曲体进行作曲,谱成二重唱歌曲,独具江海民歌风味,歌词的意境和内涵得以充分展现。《濠河水清莲更洁》经长青二胡队排练成熟,先后在濠东社区、城东街道、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群文活动中多次演出,颇得好评。此后,又由民乐研究社时任社长王化刚先生配器,拓展成民族乐器伴奏曲,后受邀在德民社区“廉政文艺演出专场”等公益活动中献演。

去年徐老因病住院,虽病魔缠身,但只要一谈论起民乐,他就兴奋起来,有着说不尽的弓弦弦语、道不完的乐事琴话。初春时节,我去医院看望徐老,他有感于南通莫文隋现象所焕发出的精神力量,打算写一首群众歌曲来歌颂和弘扬莫文隋精神,徐老师还将初步构思的主旋律哼唱给我听,他要我以此为主题写几段歌词,由他谱曲。我几易其稿,写成歌词《莫问我是谁》,打算请徐老师修改定稿后谱曲,可老人家因病于2022年5月7日不幸辞世,享年94岁。想不到那一次医院相见竟成永别,谱曲未成,抱憾终生。我永远缅怀敬爱的徐竞时老师!



晨练

◎钱咸华

老汉赶“羊”雄赳赳

◎王嘉祥

千防万防,还是没防住那群人都讨厌的“羊”。上月25日,第二波“羊”终于闯进了寒舍,架不住病毒的奇袭狠攻,我和老伴两名“80后”相继颓然倒下,发热、咳嗽、四肢无力、舌尖失忆……

去年12月初,国家防控政策调整后,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感染高峰和药品紧缺的状况,似乎就在一瞬间,第一波“羊”入室侵体达到高峰期。我的十几位战友、文友和亲友,因病毒诱发了基础病,被阎王爷派来的牛首马面,轻飘飘地都勾走了,弄得我脑子一片空白。我虽暂无大大小小的基础病,但毕竟是望八奔九的老人,哪经得住新冠病毒的狂轰滥炸?一连四五天,我迷迷糊糊,不知日月星辰;孤孤寂寂,如坠冰窖深渊。想起刚刚去世的亲密战友、原崇川区副区长徐茂祥,前几天还在微信里发段子讲笑话,怎么一眨眼他也上了天堂?那时那刻,灰色的情绪弥漫在天地间,如一张硕大而无形的网,牢牢笼罩着我的一颗心,遮蔽了我的双眼,致使我看不见诗与远方……

人在困境中最容易回忆过去的美好,患病时最思念活蹦乱跳的日子。当下,抗“羊”、赶“羊”、灭“羊”,成了社会最大公约数。过去见面问:“您吃了吗?”现在见面则顺嘴嘟噜:“您阳了吗?”倘若大家都阳了,立即就争先恐后地谈体会,交流赶“羊”的遇险经历和辛酸苦辣。

我从市级机关退休下来快20年,整天做的是编书印画册组稿出杂志的事,忙得病魔找不到我,忙得没空生病。除因跌了一跤住院手术外,其间并未住过大大小小的医院,每年例行身体检查,拿到一叠体检报告后,便有同事关切地询问体况如何?我便有意压低嗓门,略显沉痛地宣告:“医生说我最大的问题!……”“啊!”同事听罢先是一惊,随即追问:“到底什么问题?”少顷,我才漫不经心应答:“医生说我的最大的问题,是没有问题!”同事这才恍然大悟,知我在自我调侃,于是向我投来“羡慕嫉妒恨”的目光,每临此况,我表面佯装镇静,可心里那个美——“喜洋洋者矣”!

然而这回,凶险的病毒紧紧抓住我不肯松手,恶狠狠,妄想把我带走,有那么容易吗?卧在病榻上,我思绪纵横,如平原跑马;抚今追昔,引心波荡漾。

先往远处和大处说。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的名言: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然,江湖名嘴梁宏达却说:“其实,一个小小的病毒或细菌,往往也可以改写历史,甚至创造出另一个世界。”

老梁敢说,并非空穴来风。1918年,西班牙发生大流感,造成10多亿人感染,2500万~1亿人死亡,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17亿左右。这就意味着,地球上超过一半的居民都感染了这一病毒,这场大流感历经三波大流行,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危害,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根据事后科研表明,“西班牙流感”并不源自西班牙,“零号病人”也不出现在该国。因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英法美德和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,而作为中立国西班牙则不受其约束,他们每天客观报道本国的流感情况,全球媒体也迅速跟进,以至于后来把这个病毒定名为“西班牙病毒”,可怜这个欧洲小国从此成了“背锅侠”,背了100多年,一直背到今天。谁能说得清,这个流感病毒对人类的伤害到底有多大?

清末民初,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爆发了一场大鼠疫,疫情时间长达4个多月,总共死了6万多人。清政府任命了一名31岁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,因他的正确领导和组织实施,终于控制并消灭了疫情。可大鼠疫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流失,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,人们的文化和道德水准受到了严重挑战。谁能说得明,这个鼠疫病毒对当时的中国伤害到底有多深?

再往近处和小处说。世人记忆犹新,2019年12月,我国武汉地区暴发了新冠疫情,当时的初代病毒直接攻击人体肺部,死亡率达到了恐怖的3.06%。众志成城展开了抗疫战争,全国人民心系武汉、支援武汉,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疫英

雄和模范人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新冠疫情加持了中国军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新冠病毒在给人们造成危害的过程中,其实也甄别和重塑了人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。

三年疫情,锤炼了人们的意志和耐心。所以,当此次二波“羊”破门入户,国人不再谈“羊”色变,大多不再恐慌,均能沉着应对。老伴先“羊”,也先我转阴后,即着手照顾我的起居;两个儿子先后陪我问诊寻药,每天做试剂检测;经历过一“羊”的好友崔永华、丁志祥和许健,经常打电话关心病情,嘱我坚持每天喝点好酒增强战斗力;同事施振儒、汤祥则挑起了杂志社的日常工作重担,让我静心养病……亲友、战友、文友情深似海,助我与“羊”决一死战,我怎能不挥戈上阵?

二“羊”转阴之前,真应验了“味如嚼蜡”那个成语,我吃什么都食之无味。为重拾舌尖上的记忆,我坚持每天食山东大葱、凉拌苦瓜,用四川辣油浇面、喝镇江香醋润喉,目的是想给跟随我闹了几十年革命的舌尖施以最强烈的刺激,唤起它被病毒抹去的记忆。嘿!功夫不负有心人,慢慢地我进食有了味觉,食量也渐长,面颊上又泛起了血色。刚开始转阴,四肢特别无力,体虚腿软,仅靠增加营养不行,必须知难而进,下功夫锻炼。于是,我坚持每天十几趟上下楼梯,晚饭后在新村绿荫下快步走,到附近马路边练腿功。

起初心跳加速、大汗淋漓;进而腰杆渐直、脚下生风。我以超过年轻人的速度,赶走了第二波“羊”,又找回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心态。现在我已正式上班,又像往日一样,精神抖擞、忙忙碌碌;依然以笔结缘、以文会友;继续将心力、脑力、眼力和笔力都变成脚力,在电脑显示屏和A4纸面上散步遛弯,挡住老年痴呆症的脚步,不要着急向我走来。一个八旬老翁还在被社会需要,想想心里都舒畅。

刚刚,收到友人从异国他乡发来的微信,贺我康复:昨日玩童今为翁,退休岁月练笔功;老汉赶羊雄赳赳,堪比南山一青松!